資治通鑑/卷2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

► 卷二百六十四

起玄黓閹茂，盡昭陽大淵獻正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63卷

【唐紀七十九】 起玄黓閹茂，盡昭陽大淵獻正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天復二年（壬戌，公元九零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，朱全忠復屯三原，又移軍武功。河東將李嗣昭、周德威攻慈、隰，以分全忠兵勢。

丁卯，以給事中韋貽范為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丙子，以給事中嚴龜充岐、汴和協使，賜朱全忠姓李，與李茂貞為兄弟，全忠不從。時茂貞不出戰。全忠聞有河東兵，二月，戊寅朔，旋軍河中。

李嗣昭等攻慈、隰，下之，進逼晉、絳。己丑，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。李嗣昭襲取絳州，汴將康懷英復取之。嗣昭等屯蒲縣。乙未，汴軍十萬營於蒲南，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而攻其壘，破之，殺獲萬餘人。己亥，全忠自河中赴之，乙巳，至晉州。

盜發簡陵。

西川兵至利州，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。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。

三月，庚戌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、學士、中尉、樞密宴，酒酣，茂貞及韓全誨亡去。上問韋貽范：「朕何以巡幸至此？」對曰：「臣在外不知。」固問之，不對。上曰：「卿何得於朕前妄語雲不知？」又曰：「卿既以非道取宰相，當於公事如法，若有不可，必准故事。」怒目視之，微言曰：「此賊兼須杖之二十。」顧謂韓偓曰：「此輩亦稱宰相！」貽范屢以大杯獻上，上不即持，貽范舉杯直及上頤。

戊午，氏叔琮、朱友寧進攻李嗣昭、周德威營。時汴軍橫陳十里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，深入敵境，眾心怵懼。德威出戰而敗，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，德威尋引騎兵亦退。叔琮、友寧長驅乘之，河東軍驚潰，禽克用子廷鸞，兵仗輜重委棄略盡。朱全忠令叔琮、友寧乘勝遂攻河東。

李克用聞嗣昭等敗，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，至清源，遇汴軍，存信走還晉陽。汴軍取慈、隰、汾三州。辛酉，汴軍圍晉陽，營於晉祠，攻其西門。周德威、李嗣昭收餘眾依西山得還。城中兵未集，叔琮攻城甚急，每行圍，褒衣博帶，以示閒暇。克用晝夜乘城，不得寢食。召諸將議走保雲州，李嗣昭、李嗣源、周德威曰：「兒輩在此，必能固守。王勿為此謀搖人心！」李存信曰：「關東、河北皆受制於朱溫，我兵寡地蹙，守此孤城，彼築壘穿塹環之，以積久制我，我飛走無路，坐待困斃耳。今事勢已急，不若且入北虜，徐圖進取。」嗣昭力爭之，克用不能決。劉夫人言於克用曰：「存信，北川牧羊兒耳，安知遠慮！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，死於人手，今日反效之邪！且王昔居達靼，幾不自免。賴朝廷多事，乃得復歸。今一足出城，則禍變不測，塞外可得至邪！」克用乃止。居數日，潰兵復集，軍府浸安。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，聞汴寇至，中塗復還晉陽，曰：「此城吾死所也，去將何之！」眾心乃定。

壬戌，朱全忠還河中，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，軍於興平、武功之間。李嗣昭、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，斬首捕虜，汴軍驚擾，備御不暇。會大疫，丁卯，叔琮引兵還。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，及石會關，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。嗣昭等以為有伏兵，乃引去，復取慈、隰、汾三州。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。

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：「不貯軍食，何以聚眾？不置兵甲，何以克敵？不修城池，何以扞御？利害之間，請垂議度。」掌書記李襲吉獻議，略曰：「國富不在倉儲，兵強不由眾寡，人歸有德，神固害盈。聚斂寧有盜臣，苛政有如猛虎，所以鹿台將散，周武以興；齊庫既焚，晏嬰入賀。」又曰：「伏以變法不若養人，改作何如舊貫！韓建蓄財無數，首事朱溫；王珂變法如麻，一朝降賊；中山城非不峻，蔡上兵非不多；前事甚明，可以為戒。且霸國無貧主，強將無弱兵。伏願大王崇德愛人，去奢省役，設險固境，訓兵務農。定亂者選武臣，制理者選文吏，錢穀有句，刑法有律。誅賞由我，則下無威福之弊；近密多正，則人無譖謗之憂。順天時而絕欺誣，敬鬼神而禁淫祀；則不求富而國富，不求安而自安。外破元兇，內康疲俗，名高五霸，道冠八元。至於率閭閻，定間架，增曲薛，檢田疇，開國建邦，恐未為切。」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，喜侵暴良民，河東甚苦之。其子存勖以為言，克用曰：「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，比者帑藏空虛，諸軍賣馬以自給。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，我若急之，則彼皆散去矣，吾安與同保此乎！俟天下稍平，當更清治之耳。」存勖幼警敏，有勇略，克用為朱全忠所困，封疆日蹙，憂形於色。存勖進言曰：「物不極則不返，惡不極則不亡。朱氏恃其詐力，窮凶極暴，吞滅四鄰，人怨神怒。今又攻逼乘輿，窺覦神器，此其極也，殆將斃矣！吾家代襲忠貞，勢窮力屈，無所愧心。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，奈何輕為沮喪，使群下失望乎！」克用悅，即命酒奏樂而罷。劉夫人無子，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勖，劉夫人待曹氏加厚。克用以是益賢之，諸姬有子，輒命夫人母之。夫人教養，悉如所生。

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、淮宣諭使，書御衣賜楊行密，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、中書令、吳王，以討朱全忠。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，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，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。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。淮南、宣歙、湖南等道立功將士，聽用都統牒承製遷補，然後表聞。儼，張濬之子也，賜姓李。

夏，四月，丁酉，崔胤自華州詣河中，泣訴於朱全忠，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，宜以時迎奉，勢不可緩。全忠與之宴，胤親執板，為全忠歌以侑酒。

辛丑，回鶻遣使入貢，請發兵赴難，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。乙巳，偓上言：「戎狄獸心，不可倚信。彼見國家人物華靡，而城邑荒殘，甲兵雕弊，必有輕中國之心，啟其貪婪。且自會昌以來，回鶻為中國所破，恐其乘危復怨。所賜可汗書，宜諭以小小寇竊，不須赴難，虛愧其意，實沮其謀。」從之。

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啟罷為太子太保。

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，錢鏐大喜，遣裴還。

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，大破之。繼昭，蔡州人也，本姓苻，名道昭。

五月，庚戌，溫州刺史朱褒卒，兄敖自稱刺史。

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，皆懼，癸丑，城外居民皆遷入城。己未，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，至東渭橋，遇霖雨，留旬日。

庚午，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韋貽范遭母喪，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。洎謀於韓偓，偓曰：「若圖永久之利，則莫若未就為善；倘出上意，固無不可。且汴軍旦夕合圍，孤城難保，家族在東，可不慮乎！」洎乃移疾，上亦自不許。

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。

六月，丙子，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時韋貽范在草土，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。上既不用洎，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，協力薦檢，遂用之。

丁丑，朱全忠軍於虢縣。

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、楊之間，常不自安，然自恃樓船之強，不事兩道。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，募弘鐸工人造戰艦，工人曰：「馮公遠求堅木，故其船堪久用，今此無之。」頵曰：「第為之，吾止須一用耳。」弘鐸將馮暉、顏建說弘鐸先擊頵，弘鐸從之，帥眾南上，聲言攻洪州，實襲宣州也。楊行密使人止之，不從。辛巳，頵帥舟師逆擊於葛山，大破之。

甲申，李茂貞大出兵，自將之，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，大敗而還，死者萬餘人。丙戌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，拔之。丁亥，全忠進軍鳳翔城下。全忠朝服向城而泣，曰：「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，不與岐王角勝也。」遂為五寨環之。

馮弘鐸收餘眾沿江將入海，楊行密恐其為後患，遣使犒軍，且說之曰：「公徒眾猶盛，胡為自棄滄海之外！吾府雖小，足以容公之眾，使將吏各得其所，如何？」弘鐸左右皆

慟哭聽命。弘鐸至東塘，行密自乘輕舟迎之，從者十餘人，常服，不持兵，升弘鐸舟，慰諭之，舉軍感悅。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，館給甚厚。初，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乃詣行密求潤州，行密不許。公乃大言曰：「公不見聽，但恐不敵樓船耳。」至是，行密謂公乃曰：「頗記求潤州時否？」公乃謝曰：「將吏各為其主，但恨無成耳。」行密笑曰：「爾事楊叟如馮公，無憂矣！」行密以李神福為升州刺史。

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，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。軍吏欲以巨艦運糧，都知兵馬使徐溫曰：「運路久不行，葭葦堙塞，請用小艇，庶幾易通。」軍至宿州，會久雨，重載不能進，士有饑色，而小艇先至，行密由是奇溫，始與議軍事。行密攻宿州，久不克，竟以糧運不繼引還。

秋，七月，孔勍取成、隴二州，士卒無斗者。至秦州，州人城守，乃自故關歸。

韋貽范之為相也，多受人賂，許以官。既而以母喪罷去，日為債家所噪。親吏劉延美，所負尤多，故汲汲於起復，日遣人詣兩中尉、樞密及李茂貞求之。甲戌，命韓偓草貽范起複製，偓曰：「吾腕可斷，此制不可草！」即上疏論貽范遭憂未數月，遽令起復，實駭物聽，傷國體。學士院二中使怒曰：「學士勿以死為戲！」偓以疏授之，解衣而寢，二使不得已奏之。上即命罷草，仍賜敕褒賞之。八月，乙亥朔，班定，無白麻可宣。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，聞者大駭。茂貞入見上曰：「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，與反何異！」上曰：「卿輩薦貽范，朕不之違，學士不草麻，朕亦不之違。況彼所陳，事理明白，若之何不從！」茂貞不悅而出，至中書，見蘇檢曰：「奸邪朋黨，宛然如舊。」扼腕者久之。貽范猶經營不已，茂貞語人曰：「我實不知書生禮數，為貽范所誤，會當於邠州安置。」貽范乃止。劉延美赴井死。

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，救李茂貞。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、孔勍擊之，茂勳遁去。茂勳，茂貞之從弟也。

初，孫儒死，其士卒多奔浙西，錢鏐愛其驍悍，以為中軍，號武勇都。行軍司馬杜稜諫曰：「狼子野心，他日必為深患，請以土人代之。」不從。

鏐如衣錦軍，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；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，白鏐請罷役，不從。丙戌，鏐臨饗諸將，綰謀殺鏐於座，不果，稱疾先出。鏐怪之，丁亥，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。及外城，縱兵焚掠。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侯兵與之合，進

逼牙城。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，牙將潘長擊綰，綰退屯龍興寺。鏐還，及龍泉，聞變，疾驅至城北，使成及建鏐旗喜與綰戰，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，逾城而入。直更卒憑鼓而寐，鏐親斬之，城中始知鏐至。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，徐綰聚木將焚北門，建徽悉焚之。建徽，稜之子也。湖州刺史高彥聞難，遣其子渭將兵入援，至靈隱山，綰伏兵擊殺之。初，鏐築杭州羅城，謂僚佐曰：「十步一樓，可以為固矣。」掌書記餘杭羅隱曰：「樓不若皆內向。」至是人以隱言為驗。

庚戌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，虜汴將倪章、邵棠以歸。乙未，茂貞大出兵，與朱全忠戰，不勝，暮歸，汴兵追之，幾入西門。

己亥，再起復前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韋貽范，使姚洎草制。貽范不讓，即表謝，明日，視事。

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，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。辛丑，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，不克，退保山寨。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：「公舉族歸人，不為之死戰，何以自保？」宗播令其眾曰：「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；不爾，死於此！」遂破金牛、黑水、西縣、褒城四寨。軍校秦承厚攻西縣，矢貫左目，達於右目，鏃不出。王建自舐其創，膿潰鏃出。王宗播攻馬盤寨，繼密戰敗，奔還漢中。西川軍乘勝至城下，王宗滌帥眾先登，遂克之，繼密請降，遷於成都。得兵三萬，騎五千，宗滌入屯漢中。王建曰：「繼密殘賊三輔，以其降，不忍殺。」復其姓名曰王萬弘，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。萬弘終日縱酒，俳優輩亦加戲誚。萬弘不勝憂憤，醉投池水而卒。

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宗滌有勇略，得眾心，王建忌之。建作府門，繪以朱丹，蜀人謂之「畫紅樓」，建以宗滌姓名應之，王宗佶等疾其功，復構以飛語。建召宗滌至成都，詰責之，宗滌曰：「三蜀略平，大王聽讒，殺功臣可矣。」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，縊殺之，成都為之罷市，連營涕泣，如喪親戚。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。道襲，閬州人也，始以舞童事建，後浸預謀畫。

九月，乙巳，朱全忠以久雨，士卒病，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，親從指揮使高季昌、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：「天下英雄，窺此舉一歲矣。今茂貞已困，奈何捨之去！」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，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。募有能入城為諜者，騎士馬景請行，曰：「此行必死，願大王錄其妻子。」全忠惻然止之，景不可。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，明日將至，當出兵迓之。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出，全忠從之，命諸軍皆秣馬飽士。

丁未旦，偃旗幟潛伏，無得妄出，營中寂如無人。景與眾騎皆出，忽躍馬西去，詐為逃亡，入城告茂貞曰：「全忠舉軍遁矣，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，今夕亦去矣，請速擊之！」於是茂貞開門，悉眾攻全忠營，全忠鼓於中軍，百營俱出，縱兵擊之，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，鳳翔軍進退失據，自蹈藉，殺傷殆盡。茂貞自是喪氣，始議與全忠連和，奉車駕還京，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。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。季昌，硤石人，本朱友恭之僕夫也。

戊申，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。

辛亥，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。壬子，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，設大鋪、鈴架以絕內外。

癸亥，以茂貞為鳳翔、靜難、武定、昭武四鎮節度使。

或勸錢鏐渡江東保越州，以避徐、許之難。杜建微按劍叱之曰：「事或不濟，同死於此，豈可復東度乎！」鏐恐徐綰等據越州，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。全武曰：「越州不足往，不若之廣陵。鏐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聞綰等謀詔田頵，田頵至，淮南助之，不可敵也。」建徽曰：「孫儒之難，王嘗有德於楊公，今往告之，宜有以相報。」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，全武曰：「徒往無益，請得王子為質。」鏐命其子傳鐐微服為全武僕，與偕之廣陵，且求婚於行密。過潤州，團練使安仁義愛傅鐐清麗，將以十僕易之。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。

綰等果召田頵，頵引兵赴之，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：「請大王東如越州，空府廨以相待，無為殺士卒！」鏐報曰：「軍中叛亂，何方無之！公為節帥，乃助賊為逆。戰則亟戰，又何大言！」頵築壘絕往來之道。鏐患之，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。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，遂奪其地，鏐即以為衢州刺史。顧全武至廣陵，說楊行密曰：「使田頵得志，必為王患。王召頵還，錢王請以子傳□□為質，且求婚。」行密許之，以女妻傅鐐。

冬，十月，李儼至楊州，楊行密始建制敕院，每有封拜，輒以告儼，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，再拜然後下。

王建攻拔興州，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。

戊寅夜，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奔於汴軍。己卯，李彥韜繼之。

庚辰，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。甲申，又遣使獻熊白，自是獻食物、繒帛相繼。上皆先以示李茂貞，使啟視之，茂貞亦不敢啟。丙戌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。丁亥，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。己丑，遣國子司業薛昌祚、內使王延績繼詔賜全忠。癸巳，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，敗還。全忠以絳袍衣降者，使招呼城中人，鳳翔軍夜縋去，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。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，多不為用，散還。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，壬寅，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。

十一月，癸卯朔，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，屯於城北阪上，與城中舉烽相應。

甲辰，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，亟召韓偓、姚洎，竊見之於土門外，執手相泣。洎請上速還，恐為它人所見，上遽去。

朱全忠遣其將孔勍、李暉將兵乘虛襲鄜、坊。壬子，拔坊州。甲寅，大雪，汴軍冒之夕進，五鼓，抵庸阜州城下。鄜人不為備，汴軍入城，城中兵尚八千人，格鬥至午，鄜人始敗，擒留守李繼鐐。就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，按堵無擾，命李暉權知軍府事。茂勳聞之，引兵遁去。汴軍每夜鳴鼓角，城中地如動。攻城者詬城上人云「劫天子賊」，乘城者詬城下人云「奪天子賊」。是冬，大雪，城中食盡，凍餒死者不可勝計，或臥未死，肉已為人所C061。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，犬肉值五百。茂貞儲偫亦竭，以犬彘供御膳。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，削漬松梯以飼御馬。

丙子，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韋貽范薨。

癸亥，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。甲子，李茂貞增兵守宮門，諸宦官自度不免，互相尤怨。

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，言於茂貞及中尉、樞密，且遣親吏告偓，偓怒曰：「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，旬月致位宰相，訖不能有所為。今朝夕不濟，乃欲以此相污邪！」田頵急攻杭州，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。錢鏐遣其將盛造、朱郁拒破之。

十二月，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，更名周彝。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，關中州鎮皆入全忠，坐守孤城。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，遺全忠書曰：「禍亂之興，皆由全誨。僕迎駕至此，以備他盜。公既志匡社稷，請公迎扈還宮，僕以弊甲雕兵，從公陳力。」全忠復書曰：「僕舉兵至此，正以乘輿播遷；公能協力，固所願也。」

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：「不還，吾且使人代鎮宣州。」庚辰，頵將還，征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，且求鏐子為質，將妻以女。鏐謂諸子：「孰能為田氏婿者？」莫對。鏐欲遣幼子傳球，傳球不可。鏐怒，將殺之。次子傳瓘請行，吳夫人泣曰：「奈何置兒虎口！」傳鏐曰：「紓國家之難，安敢愛身！」再拜而出，鏐泣送之。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。頵與徐綰、許再思同歸宣州。鏐奪傳球內牙兵印。

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，帥步兵三百奔衢州，刺史陳璋納之。溫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，敖奔福州。章據溫州，田頵遣使招之，道出衢州。陳璋聽其往還，錢鏐由是恨璋。

丁酉，上召李茂貞、蘇檢、李繼誨、李彥弼、李繼岌、李繼遠、李繼忠食，議與朱全忠和，上曰：「十六宅諸王以下，凍餒死者日有數人。在內諸王及公主、妃嬪，一日食粥，一日食湯餅，今亦竭矣。卿等意如何？」皆不對。上曰：「速當和解耳！」

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台門，喧罵曰：「闔境塗炭，闔城餒死，正為軍容輩數人耳！」全誨叩頭訴於茂貞，茂貞曰：「卒輩何知！」命酌酒兩杯，對飲而罷。又訴於上，上亦諭解之。李繼昭謂全誨曰：「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，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！」慢罵之，遂出降於全忠，複姓苻，名道昭。

是歲，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，陷韶州，使其子延昌守之，進圍潮州。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，乘勝進攻韶州。隱弟陟以為延昌右虔州之援，未可遽取。隱下從，逐圍韶州。會江漲，饋運不繼，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。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，以羸弱挑戰，大破隱於城南，隱奔還。全播悉以功讓諸將，光稠益賢之。

岳州刺史鄧進思卒，弟進忠自稱刺史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天復三年（癸亥，公元九零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遣殿中侍御史崔構、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。丙午，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。

平盧節度使王師範，頗好學，以忠義自許，為治有聲跡。朱全忠圍鳳翔，韓全誨以詔書征藩鎮兵入援乘輿，師範見之，泣下沾衿，曰：「吾屬為帝室藩屏，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。各擁強兵，但自衛乎！」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，勸舉義兵。師範曰：「張公言正會吾意，夫復何疑！雖力不足，當死生以之。」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，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，包束兵仗，載以小車，入汴、徐、兗、鄆、齊、沂、河南、孟、滑、河中、陝、虢、華等州，期以同日俱發，討全忠。適諸州者多事洩被擒，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。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屯邢州，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，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。丙午，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，比明，軍城悉定，市人皆不知。鄩據府捨，拜從周母，每旦省謁；待其妻子，甚有恩禮；子弟職掌、供億如故。

是日，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，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，剖視之。其徒大呼，殺敬思，攻西城。崔胤在華州，帥眾拒之，不克，走至商州，追獲之。

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，師範遣走卒繼書至大梁，迪問以東方事，走卒色動。迪察其有變，屏人問之，走卒具以實告。迪不暇白全忠，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、鄆。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，共攻師範。全忠聞變，亦分兵先歸，使友寧並將之。

戊申，李茂貞獨見上，中尉韓全誨、張彥弘、樞密使袁易簡、周敬容皆不得對。茂貞請誅全誨等，與朱全忠和解，奉車駕還京。上喜，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，斬之。以御食使弟五可范為左軍中尉，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，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，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。是夕，又斬李繼筠、李繼誨、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。己酉，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，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，曰：「鄠來脅留車駕，懼罪離間，不欲協和，皆此曹也。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，卿可曉諭諸軍，以豁眾憤。」辛亥，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。

全誨等已誅，而全忠圍猶未解。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，白上急召胤，令帥百官赴行在。凡四降詔，三賜朱書御札，言甚切至，悉復故官爵，胤竟稱疾不至。茂貞懼，自致書於胤，辭甚卑遜。全忠亦以書召胤，且戲之曰：「吾未識天子，須公來辨其是非。」胤始來。

甲寅，鳳翔始啟城門。丙辰，全忠巡諸寨，至城北，有鳳翔兵自北山下，全忠疑其逼己，遣兵擊之，擒其將李繼欽。上遣趙國夫人、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，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。

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，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秘妃以自固。平原公主，何后之女也，后意難之。上曰：「且令我得出，何憂爾女！」後乃從之。壬戌，平原公主嫁宋侃。納景王妃蘇氏。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，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，誅九十人。

甲子，車駕出鳳翔，幸全忠營，全忠素服待罪。命客省使宣旨釋罪，去三仗，止報平安，以公服入謝。全忠見上，頓首流涕。上命韓偓扶起之。上亦泣，曰：「宗廟社稷，賴卿再安；朕與宗族，賴卿再生。」親解玉帶以賜之。少休，即行。全忠單騎前導十許裡，上辭之。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，自留部分後隊，焚撤諸寨。友倫，存之子也。是夕，車駕宿岐山。丁卯，至興平，崔胤始帥百官迎謁，復以胤為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領三司如故。己巳，入長安。

庚午，全忠、崔胤同對。胤奏：「國初承平之時，宦官不典兵預政。天寶以來，宦官浸盛。貞元之末，分羽林衛為左、右神策軍以便衛從，始令宦官主之，以二千人為定制。自是參掌機密，奪百司權，上下彌縫，共為不法，大則構扇藩鎮，傾危國家；小則賣官鬻獄，蠹害朝政。王室衰亂，職此之由，不翦其根，禍終不已。請悉罷內諸司使，其事務盡歸之省寺，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。」上從之。是日，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范等數百人於內侍省，盡殺之，冤號之聲，徹於內外。出使外方者，詔所在收捕誅之，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。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，取其土風深厚、人性謹樸也。上愍可范等或無罪，為文祭之。自是宣傳詔命，皆令宮人出入。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，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。

臣光曰：宦官用權，為國家患，其來久矣。蓋以出入宮禁，人主自幼及長，與之親狎，非如三公六卿，進見有時，可嚴憚也。其間復有性識儇利，語言辯給，善伺候顏色，承迎志趣，受命則無違遷之忠，使令則有稱愜之效。自非上智之主，燭知物情，慮患深遠，侍奉之外，不任以事，則近者日親，遠者日疏，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，浸潤膚受之訴有時而聽。於是黜陟刑賞之政，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，如飲醇酒，嗜其味而忘其醉也。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，未之有也。

東漢之衰，宦官最名驕橫，然皆假人主之權，依憑城社，以濁亂天下，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，廢置在手。東西出其意，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。所以然者非它，漢不握兵，唐握兵故也。

太宗鑒前世之弊，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。明皇始隳舊章，是崇是長，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，乃至進退將相，時與之議，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，宦官自此熾矣。及中原板蕩，肅宗收兵靈武，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，寵過而驕，不復能制，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，以憂悸終。代宗踐阼，仍遵覆轍，程元振、魚朝恩相繼用事，竊弄刑賞，壅蔽聰明，視天子如委裘，陵宰相如奴虜，是以來瑱入朝，遇讒賜死。吐蕃深侵郊甸，匿不以聞，致狼狽幸陝。李光弼危疑憤郁，以損其生。郭子儀擯廢家居，不保丘壟。僕固懷恩冤抑無訴，遂棄勳庸，更為叛亂。德宗初立，頗振綱紀，宦官稍絀。而返自興元，猜忌諸將，以李晟、渾瑊為不可信，悉奪其兵，而以竇文場、霍仙鳴為中尉，使典宿衛，自是太阿之柄，落其掌握矣。憲宗末年，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，以成陳洪志之變。寶歷狎暱群小，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，其後絳王及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、昭六帝，皆為宦官所立，勢益驕橫。王守澄、仇士良、田令孜、楊復恭、劉季述、韓全誨為之魁傑。至自稱「定策國老」，目天子為門生，根深蒂固，疾成膏肓，不可救藥矣！文宗深憤其然，志欲除之，以宋申錫之賢，猶不能有所為，反受其殃。況李訓、鄭注反覆小人，欲以一朝譎詐之謀，翦累世膠固之黨，遂至涉血禁塗，積屍省戶，公卿大臣，連頸就誅，闔門屠滅，天子陽瘖縱酒，飲泣吞氣，自比赧、獻，不亦悲乎！以宣宗之嚴毅明察，猶閉目搖首，自謂畏之。況懿、僖之驕侈，苟聲色球獵足充其欲，則政事一以付之，呼之以父，固無怪矣。賊污宮闕，兩幸梁、益，皆令孜所為也。昭宗不勝其恥，力欲清滌，而所任不得其人，所行不由其道。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，增李克用跋扈之勢；復恭亡命於山南，啟宋文通不臣之心；終則兵交闕庭，矢及御衣，漂泊莎城，流寓華陰，幽辱東內，劫遷岐陽。崔昌遐無如之何，更召朱全忠以討之。連兵圍城，再罹寒暑，御膳不足於糗□，王侯斃踣於饑寒，然後全誨就誅，乘輿東出，翦滅其黨，靡有子遺，而唐之廟社因以兵墟矣！然則宦者之禍，始於明皇，盛於肅、代，成於德宗，極於昭宗。《易》曰：「履霜堅冰至。」為國家者，防微杜漸，可不慎其始哉！此其為患，章章尤著者也。自餘傷賢害能，召亂致禍，賣官鬻獄，沮敗師徒，蠹害烝民，不可遍舉。

夫寺人之官，自三王之世，載於詩、禮，所以謹閨闥之禁，通內外之言，安可無也。如巷伯之疾惡，寺人披之事君，鄭眾之辭賞，呂□疆之直諫，曹日昇之救患，馬存亮之弭亂，楊復光之討賊，嚴遵美之避權，張承業之竭忠，其中豈無賢才乎！顧人主不當與之

謀議政事，進退士大夫，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。果或有罪，小則刑之，大則誅之，無所寬赦。如此，雖使之專橫，孰敢焉！豈可不察臧否，不擇是非，欲草薙而禽獮之，能無亂乎！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，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，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。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，患木之蠹而伐之，其為害豈不益多哉！孔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斯之謂矣！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，克用貽書褒贊之。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，克用攻晉州，聞車駕東歸，乃罷。

楊行密承製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、同平章事，以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、鄂岳行營招討使，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，將兵擊杜洪。洪將駱殷戍永興，棄城走，縣民方詔據城降。神福曰：「永興大縣，饋運所仰，已得鄂之半矣！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